



视觉中国 供图

◎文化聚焦

本报记者 王珺

四川省宣汉县白马镇毕城村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的家乡。2015年,他返乡修缮祖屋时,萌生了把毕城村打造成生活美学深度体验村落、将白马镇建成白马森林文创小镇的想法。

作为以艺术管理、审美经济与文化产业为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向勇的专业背景加上行动力使这一想法在4年后成为现实:在多方助力下,一座集美术馆、影音馆等公共空间,书房、茶室等生活空间于一身的文创综合体应运而生。

在不久前于吉林长春召开的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上,向勇来自全国78所高校的艺术管理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硕博研究生以及行业实践者,共同探讨艺术管理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创新实践。

艺术管理的历史与今天

何为艺术管理?“艺术管理允许人们具有活力地将商业、艺术和管理技能相结合,使个体以及群体的生活由此而变得不同。艺术管理要促进和组织文化艺术活动。艺术管理者是工作于艺术管理领域的人;在某种层面上,此人要使艺术活动得以发生。简言之,艺术管理要将艺术和观众结合在一起。”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教授梅根·马修斯给出的定义。换句话说,艺术管理就是将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艺术领域,以实现艺术组织的有效运营和艺术项目的成功实施。

艺术管理专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哈佛大学商学院,随后在欧美发达国家迅速发展。2003年,中央美术学院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视觉艺术管理专业,作为这个专业的创办者,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主席余丁认为,20多年来,艺术管理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实践,是世界艺术管理教育60多年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艺术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历史相对较短,但艺术管理的实践却源远流长,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向勇在本次年会的主旨发言中对艺术管理的学科定位与特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艺术管理学在介入性艺术学中开创了建构性艺术学的新领域,它不仅仅关注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展示,更强调艺术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向勇把艺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为艺术与文化的激发者、艺术与政治的协调者、艺术与经济的平衡者、艺术与社会的沟通者、艺术与生态文明的共生者。

余丁也指出,随着艺术与科技、经济、社会政策等领域的不断融合,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的消费模式、城乡发展、文旅产业、城市空间,以及数字经济生态。与此同时,艺术管理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领域,成为连接艺术与社会创新的重要纽带。

吉林艺术学院是本届年会的主办单位之一,院长苏威对艺术管理教育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第一,完善理论体系,拓展教学边界;第二,介入相关产业,推动学用融合;第三,关注前沿科技,促进理念革新。”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院长刘国伟认为,可以概括为“艺术+管理”“艺术+科技”“艺术+产业”三种发展策略,为艺术管理教育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乡村振兴中释放艺术力量

艺术管理在激发创造性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据余丁介绍,在浙江、福建等地,通过引入艺术家和设计师,一些废弃的村庄变为艺术村落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投资者。这些乡村通过艺术的力量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文化创意经济的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品牌。同时,艺术家的驻地创作不仅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文化资源,还促进了城乡文化的双向交流,使得乡村的文化发展能够与城市保持同步。

社会服务是艺术管理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余丁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

艺术管理：如何艺术？怎样管理？

实施,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艺术项目通过驻地艺术、公共艺术、乡村艺术节等形式融入乡村生活,推动了乡村文化复兴和经济发展。这些艺术项目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文化活力,还通过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讲师王小龙认为,在地文化是艺术管理生命力的鲜活体现。余丁在研究中发现,公共艺术项目在乡村振兴中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艺术家通过与当地社区的合作,共同创作反映乡村文化与生活的艺术作品,使得公共艺术不仅成为美化乡村环境的工具,更成为社区凝聚力的象征。

余丁说,在许多乡村艺术项目中,艺术家通过与当地手工艺人合作,复兴传统工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新的经济来源,也帮助保护和传承了当地的文化遗产。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孔令伟从“家山”文化的视角,把这种乡村艺术建设看作中国乡村的艺术实验,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通过借鉴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文化资源,唤醒乡村自我建设的潜能。

艺术管理与科技相结合

数字经济时代,艺术管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手段。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系副教授授乐认为,技术推动了艺术创作、传播以及创作者与观众互动的新方式,对于艺术管理也提出了重塑的新要求。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不断影响着艺术创作和管理的方式,在艺术管理教育中推行“艺术+科技”的融合发展战略势在必行。据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张洪生介绍,目前中国传媒大学正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一方面是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与科研体系,另一方面是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行业的生产性实践。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为艺术的传播打开了新视野。虚拟展览当然不能取代实体展览,但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在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康俐看来,展览作为美术博物馆重要的知识生产内容,更需要紧随时代的变化,与一代代年轻观众紧密相连。她以《虚拟策展人的诞生》为题分享了自己带领团队进行的虚拟策展人研究和实践。

策展一向被认为是职业策展人和相关领域研究者的专利,然而在虚拟展览的范畴中,策展人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策展正在变成一种全民都可以参与的创作活动。康俐说,依靠数字技术,策展人不仅可以在线上进行直观的展览设计,还可以在具体的展览实践中引入丰富的数字手段阐释展览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藏品资料的数字化使得藏品资源的重要价值成为可能。全球范围的策展人甚至普通的公众都可以利用丰富的博物馆资源来建立自己的线上虚拟策展,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时代生活并不是与物理世界相隔绝的,而是进行虚拟与现实重叠的共生状态,其中必然映射着对现实人类、传播分享、个体表达、共创合作的愿望。因此,虚拟策展人不仅需要考虑艺术本体问题,展示过程当中技术和设备的问题,同时也要兼顾数字艺术生态系统中。”康俐介绍,今年的虚拟策展大赛与北京话剧团合作,设立了“青春之齐白石”赛道,旨在激发青年对于传统经典艺术的思考,让虚拟策展人将藏品重组成为原创的交互叙事文本,焕发新的生机。

虚拟展览以艺术与科技的跨学科方式,成为碎片化时代的超链接者,展览形式与内容、观众与作品之间的界限,重塑数字时代人们的时空感与空间感,其中虚拟策展人被赋予了全新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管理的不是一个艺术作品,不是艺术的过程,也不是艺术的结果,我们是在管理艺术的审美、艺术的态度、艺术的实践。”向勇这番话道出了中国艺术管理教育人的心声。

◎校园风景

大学教师走进中学课堂——

给中学生讲传统文化课

周耿

上学期我在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开了两门传统文化选修课:一门是给高二开的“《论语》《老子》选读”,一门是给初二开的“古典哲学与现代生活”。

讲什么与怎么讲

文化通识课以读传世经典为中心,这是东西方教育家的共识。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便是从“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四个方面来教育弟子,其中“文”是指《诗经》《尚书》等传世经典。但具体给中学生讲什么、怎么讲,在上课之前,我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教师在教前必须认真研究学生的观点和意见。”

课还没上,接触不到学生,我就先从学生家长和老师那里间接了解。一位家长朋友说:“现在高考考《论语》,如果讲《论语》,高中生肯定愿意学,讲《老子》他们也会感兴趣。”她家孩子上高一,知道我的专长是道家研究。我发微信请教附中的老师,她回复说:“高中适合讲原文。初中孩子爱听故事,可以结合生活事例讲《老子》中的经典语句。”另一位教初中的朋友则提醒我:“初中生喜欢讨论,可以多讨论,还可以做游戏。”

听取这些建议,高中的选修课我准备以精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为主。《孔子世家》既是孔子的传记,同时还相当于《论语》的一个选本,可以以它为线索,把《论语》经文放在孔子的人生经历、人生故事里讲。《论语》里很多看似没头脑的话其实是孔子在一定语境下说的,用这种方式读可以帮助学生在历史语境下理解孔子思想。初二的“古典哲学与现代生活”,我预备讲“讲礼性”与“现代生活”“什么是顺其自然”“庄子的友谊与爱情”等主题。

做了这些准备,第一次去附中上课还是颇为忐忑,总觉得不了解现在的中学生,担心教不好。我不时提醒自己,上课要注意中学生的特点。

上课铃响了,教室慢慢安静下来,我把提前准备的A4纸发了下去,请学生们写一下为什么选这门课,希望这门课讲什么、怎么讲。

关于讲什么,大部分学生都想学《论语》,帮助应对高考。但也有学生坦言:“选课初衷是为考试,但不希望讲过多应试的内容。”还有学生说:“虽然孔子育人思想有启发意义,但更想了解老子、孟子的思想。”

根据这些反馈,我在后面的课上,对比儒家仁、礼的观念,介绍了道家的看法。尽管《论语》是考试内容,但可以用不应试的方式去读,以“无用”托起“有用”,这也是中学开设传统文化选修课的意义所在。在上课方式上,有学生说:“希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懂《论语》。”看来不仅初中生想听故事,高中生也想听故事,以《孔子世家》为线索来谈《论语》是可行的。就这样,我初步确定了讲什么和怎么讲。

知识与修养

语言训练不是“记问之学”(《礼记·学记》),而是需要教师运用训诂学的相关知

◎教师文苑

我在听

代蕊

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书中,咨询师问:“这一次,你认为是什么让你感到不快乐?”“说来话长。”蛤蟆先生说。“我在听。”咨询师说。于是,蛤蟆打开了话匣子。

看到“我在听”这三个字,我的心一下子被击中了。这三个字是这么短,却又这么坚定有力。对于那些想要倾诉的人来说,这三个字无疑给了他们倾诉的信心和决心。我在想,我们在面对学生向我们倾诉时,能不能也温柔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上一句“我在听”呢?

我们常常做的仅仅是“听”这一动作,那到底怎样的一种听才能真正地走向学生,走向学生的内心深处呢?那就是倾听,倾听不仅有动作,还包括情感的参与,是用心在听,而且听的是对方心里的真实感受,听之中还伴随着体会和思考。

尊重是倾听的前提。作为一位有着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我深知要想走进孩子的世界,了解孩子的内心,必须从倾听开始。但在实际的教学,这一环节却常常被忽略。由于一日常规的程式化、组织教学的繁重任务、不可避免的琐事等,教师们不能有“三头六臂”。而为了“化繁为简”,在面对学生时,教师往往习惯于用“命令式”的口吻。从短期来看,这样可以“立竿见影”,但从师生关系长远来看,则“损害性”极强。

当要求多于说理、规矩代替了沟通时,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使孩子越来越不敢向教师表达真实想法,而教师也越来越不

识,“顺释古代语言”(郭在贻语)。

高中生读《论语》用的一般都是杨伯峻的译注本,我在讲授时,特意把不同学者对同一条语录的解释都进行介绍,借以激起讨论、活跃课堂气氛,训练学生的古汉语研读能力。例如,《论语·述而》篇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杨伯峻把最后一句译为:“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论语译注》)朱熹注:“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四书章句集注》)张松辉译为:“真没有想到舜创作的乐曲竟然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境界啊!”(《论语译注与解析》)

学生们倾向于信从杨伯峻的解释,我问为什么,有学生说,因为他权威。我说,如果偏信权威的话,《论语译注》只是近几十年来的权威,《四书集注》则是几百年来权威,哪个更权威?

杨伯峻把“为”解释为“欣赏”,朱熹、张松辉则分别解释为“作”“创作”,比较说来,后一种解释更好。整句话说的是孔子对舜所创作的乐曲的赞美,而不是孔子自己欣赏音乐的感受,杨伯峻译文所呈现的孔子形象不免有自美之嫌。

约翰·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指出:“死记硬背许多收集起来的东是是不够的。我们把这些东加以咀嚼以后,才能从中得到力量和营养。”出于应试,我们需要记住标准答案,但想走进经典作家的思想世界,则需要选择前人代表性注释进行比较阅读,学、思结合,多元化思考。

为了加强课堂互动,我之后的课上,每次课前都会把那张写了问卷的A4纸发下去,请学生们记录自己的听课心得与疑问,下课前收上来。对学生们的提问,有些问题我就在纸上作答,并进一步追问,请学生们回应;有些我觉得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就在课上回应。无形中,除了课堂交流,还形成了笔谈交流的方式,让我更具体地了解了高中生的困惑与兴趣。

有不少学生留言问:“孔子思想是否过时了?”还有人问:“什么是君子?做好事就算君子吗?”“如何看待他人优于自己的地方?”“如何看待活得越明白越痛苦?”“人必然会产生精神寄托吗?不同文化精神寄托是否一致?”……

看来学生对经典的关注不只在字句上,还在身上。如何修养、如何生活是人永远要面对的问题。我在课上重点回应了“什么是君子”这个问题,这也是《论语》中的一个经典问题。

这名学生为什么会关心“什么是君子”这个问题呢?我课间问她,她说,自己想知道如何做一个君子、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我说,那就看你当下有什么烦恼,能解决自己的烦恼,拿自己的烦恼有办法,就算是有修养的人。

“古典著作”“作为一剂良药”需要教师先去把脉,深入了解学生的烦恼及其由来,对症下药,在咬文嚼字的过程中,把经典带到现代生活的语境里,把学生牵引到古代经

典中,建立起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我们不仅要帮助学生成才,还要引导他们成人,知识与修养并重,这也是古典教育的精神所在。

自我与自然

高中课堂下课铃响了,我赶紧收拾去初中部教学楼上上课。一进教室,学生们已经坐好了。我问:“你们多大?”坐前排的一名女生说:“十四岁。”“哦,我之前主要是给大学生上课,没给你们这么小的同学上过课……”我话还没说完,这名女生抢着说:“没事,老师,你就把我们当大人就行了。”之前就听说初中生自我很强,不想被当成小孩看,一来就感受到了。

“好。大学生是十八岁、二十岁的大人,高中生是十六七岁的大人,你们是十四岁的大人。十四岁的大人为什么选这门课啊?”一名坐后排的女生说:“我妈让我选的,我也好奇古典哲学与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听到这儿,我心里想笑,看来十四岁的大人并不完全拒绝父母的引导。

前两次课的主题是“讲礼性”与“现代生活”,我跟女生讲,礼的精神是“毋不敬”(《礼记·曲礼》),而尊重就体现在平时的动作言语上,体现在曲曲折折的具体细节上。儒家认为,只有懂得礼、善于反省的人才拥有成熟的自我。

初二班选课人数不多,按照预定计划讲了几次主题后,不知不觉就以聊天的方式上课了。聊到庄子的“至乐”观时,我问学生:“你们平时于什么觉得最快乐?”

学生们打开了话匣子。有人说:“我觉得没什么快乐的,没零花钱了就骑车去街上,也没意思,还不如看手机,手机上什么都有。”还有人说:“我喜欢旅游,但我没去过。”

“你们现在写什么作文?”我又问他们。一名男生说:“我们上周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走出去’。”“你是怎么写的?”我问他。他就写学习压力大时,就去公园走走。”“那公园走走不得是周末?”“是,也就半天,其他时间要学习。”“那其他时间怎么办?”

旁边另一名女生说:“有时睡一觉也挺放松的。我周末就睡觉。”另一名女生说:“看手机、看课外书也放松。”学生们开始叽叽喳喳起来,等他们都说完了,我说:“‘走出去’是为了精神放松,但精神放松并不只有身体‘走出去’一个办法,这种办法还很有局限性,我们得问自己,学习压力从何而来?这种压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原因,才能‘无为而无不为’。”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冒出一个主意,学生们在问卷中提出,他们希望通过这门课学习如何写作。为何不把传统文化学习和写作结合起来呢?经典可以为写作提供观点、视角和材料,读、写结合也有助于传统文化学习。

话音刚落,前排的那名女生举手说:“老师,玩游戏也放松,我可以上讲台吗?”“可以啊!”我说要退到教室一角。这名女生走到讲台,边说边做动作,但没有搭档总觉得演示不到位,她拉起一名害羞的女生,一起上来演示,学生们都开心地笑起来。

面对十四岁的大人,我更愿意做一名“无知的教师”,既不轻易抛出答案,也不轻易做出结论,而是“辅万物之自然”(《老子·六十四章》),在切身感受他们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生命状态的过程中,引导他们辩论、反思。在课堂交流中,我觉得和学生之间不只是一般课堂交流,还是一种“存在之交流”,是“相互照亮”。(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妈吗?”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怔住了。我说:“可以呀,你想画一个怎样的妈妈?”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阿伟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一直没回来。那他仅仅是想要画一个妈妈吗?不,他是想要妈妈的关心和爱呀。所以,我短暂地成了他的“妈妈”,去关心他,去疼爱他。

理解是倾听的目的。在我教学的班级中,常常有家长给我打电话:“代老师,我说的话这孩子一句都不听,就只听你的,你快给他说说吧!”每当遇到这样的家长,我都会反问一句:“他说的时候,你认真听了没?”家长都会说:“听啊,他说啥我们都在听。”“那你知不知道他真正的诉求呢?”家长顿时语塞,这其实不单单是家长的困惑,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老师的困惑。

都说孩子的每一个“非正常”表现背后都有着正当的理由。他们上课睡觉,可能是因为生病了;他们发脾气,可能是因为家里边父母的关系紧张;他们不合作,可能是因为同伴交往出现分歧需要指导……而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倾听去发现、去分析。

对于这些孩子,教师一定要温柔地、耐心地、全身心投入地倾听,使孩子能充分地袒露与宣泄他们身体或心理的不适,而不是企图绕过它或武断“纠正”它。这时,孩子会深深地感受到教师的爱与关心,从而减少自我防御,乐于向教师吐露真情。

教育,始于倾听。因为倾听让我们既关注到一个鲜活生命的存在,又关注到每个生命存在的平等性、具体性与复杂性。也因为倾听,我们才能对孩子真正地理解和接纳。(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市利州中学教师)